

湖头条

那个美丽的夏天

龚士玉

我在外祖父家度过了我小学的第一个暑假。

我拘谨地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眼前笑着的人们。他们问,来玩多久啊?姥姥做的饭好吃吗?我躲到外祖母身后说想回家,外祖母笑着拍拍我的头,小舅舅一下把我搂起来,甩到半空中,吓得我龇牙咧嘴,所有人都在笑。

外祖父的家在村里,没有小卖铺,可整个夏天,雪糕、甜汽水没少买。每次外祖母要做午饭时,我和两个表姐就跪在凉席上,扯着外祖母松垮发白的布衫,恳求中午吃饭时能喝汽水。有时外祖母一边数落我们,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零钱,钱只够买一瓶橙色汽水,这时候我们会边嚷嚷边假哭,只希望再吃一个“大头雪糕”,心里知道绝无可能,可每次都会重复这样的把戏。至于买得重任就落在大姐肩上,她快速接过钱就出发了,我和二姐站在门前看着她奋力骑车的身影消失。后来二姐坐在车后座上,我一个人眼巴巴地看着。有一次,我还是忍不住想一起去,就偷偷跟在车后面,二姐看到我摆手让我回去,我死活不肯,二姐就把我夹在她和大姐中间,我被挤得动弹不得,大

姐累得一头汗,最终小车颤颤悠悠上路了。

顺着外祖父家门口的那条小路,向右拐个弯,再上一个坡就能看见一条大路,大路旁有一棵碗口粗细的合欢树,树下有个简陋的小屋,我站在满是零食的柜台前,看着大姐把钱递给那个老头,老头在地上饮料箱里掏出一瓶汽水放在柜台上,我们三个就欢天喜地往回走。大姐小心翼翼地扶着车把,二姐紧紧扯着大姐的衣服,我就在中间用力搂着那瓶汽水,那时我能清晰感受到,快乐是汽水,在我的胸口撞荡。买回的汽水会放在盛满清凉井水的桶里,桶里还放着一个刚摘下的西瓜。夏天太太好了,让人忍不住手舞足蹈。有时候外祖父会给我们钱,很大气地说:“汽水一人一瓶,雪糕一人一个。”外祖母在厨房里就嚷嚷:“让她们使劲吃,一会儿饭没人吃,你自己吃哈。”尽管外祖父给我们一人一个雪糕的钱,可为了每天都有雪糕吃,大姐只会买一个雪糕。回来路上,大姐推着车,我抱着汽水,二姐举着雪糕说:“要公平,一人一口,不能大口咬。”大姐说:“快点吧,都要化了。”我也根本没听进去,我知道雪糕第一口是我的,最后一口也

是我的。有时二姐按着我的头说嘴张大点,大姐会说让她咬两下。吃雪糕让夏天变得格外有意思。

午后就在后屋地上睡,光滑的大竹席被外祖母擦得光亮,偶尔会有过堂风,老式风扇伴着蝉鸣在耳边连绵不断。有时睡到一半会被一场暴雨惊醒,大雨沿着屋檐飞速滑落,木门外雷声阵阵,我们姊妹几个窝在一起故作惊吓,哇哇大叫,外祖母一边呵斥一边拿厚被单裹着我们。当雨势稍歇,雨水淹没泥泞的路,路两边的草随着雨水左右摇晃,外祖母会穿起雨衣,拿起网兜和袋子,去捞鱼虾,这也是她能在浅浅的口袋里拿出零花钱的原因。我们姊妹几个都想玩水,就在旁边各种保证不乱跑,外祖母妥协了,帮我套上有些大的雨衣,我们沿着门前那条路踩着雨水跑,有时还会在地上捡个小鱼小虾。满是雨水的夏天是大粒葡萄,饱满多汁,我只需要张开嘴就能将整个夏天吃进嘴里。

其实雨天也挺好。下雨了,我们都坐在自家门前,看眼前的景色,近处树木青绿,远处稻浪推涌。丰盛的夏日美景让我觉得,我的童年拥有一个快乐的夏天。

品时空

故乡荷花的本色

姜舟林

一只白鹤载不动万吨绿色
金刚台与白云比肩,夏韵包裹
一支画笔难以描出莲二塘忽闪的眼睛
倾倒一拨又一拨的观瞻者,一千次回眸
面向碧波滢滢,翻若五彩流苏
弥漫西湖的荷馨,流淌西塘的婉约
九曲桥身,红漆石栏,如画舫楼船
妙龄靓装,映红荷花的娇羞
《荷花谣》回荡,撩拨一颗颗爱美的心
水中鱼儿徜徉,偷听酣畅花语
我按动快门,抓拍一双伸出的手
情感贴近,天与地,山与水,没了距离
网红的出现,让山村喧闹起来
人们接踵而至,将夕阳慢慢踩落
一位赶牛路过的老人说,从前没有看荷花
我以为,写诗也是风吹荷斜的产物
从山里出走的人,最终回到山里
学做谢稚柳的荷花,灵魂干净
莲二塘的荷花,才是故乡的本色

细雨霏霏念旧人

蒋志明

连续几天的霏霏细雨,我的心情也变得如这绵绵的细雨,心思也多了起来。霏霏细雨慢条斯理、漫不经心地地下着,淅淅沥沥,如丝如织。

窗外的雨忘情地下着,不大,也不小,不紧,也不慢,且伴着时不时的雷鸣声,不大,也不小,不急,也不缓。雷声过后,雨便大一点,急一点。要不多时,雨又小了些,舒缓了些。长时间的霏霏细雨,令人非常安宁与心静,做起事来专心致志,敏捷聪颖,效益倍增。

不惑之年,一些旧人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,特别是酒后,更好回忆曾经的过往,一些刻骨铭心的旧人令我思念成沙,思绪万千。想着想着,便湿润了双眼。想久了,想深了,便泪如泉涌,泣不成声。特别是一些动了情、入了心的旧人。人呀,就是那么的脆弱、就是那么的无奈、就是那么的多情。说来也就奇怪,那些轻易得不到的东西,在一个人眼里,是十分完美的,想把其永远地珍藏在心里,倍加珍惜。

日有所想,夜有所梦。让我感触颇深,体验颇多,也成长颇多。无论什么事情抑或是什么人,你成天都去想,形成了思念的模式,你肯定是越来越放不下了。日久生情,思念如海。那些有缘的人,那些有恩的人,不是你随意都能够忘记的,当你越想忘记、抛开时,它越是往你的脑海里钻去,令你无法抗拒,无法忘怀!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漫漫人生,人生漫漫,有些事令你铭记终生,有些人令你终生铭记。人和人的遇见是一种缘分,人与人的深交是一种缘分的升华。得到了,像爱惜自己的双眼似的去珍惜眼前人。失去了,也是一生最美好、最甜蜜的回忆。有时放下,更是真爱。有时放手,也是无奈。得不到的心,心里装着!得到的人,双手捧着。无论处于任何情况下,劝君珍惜,珍惜那千年回眸的一瞬间。有时,转身便是一生。有时,松手便是永别。所以,我们定要珍惜当下,珍藏情感,珍爱人生。

雨未停,天又暗了下来。望着满天的乌云,看着如丝的细雨,望着遥远的地方,我心惆怅,怅然若失的心无处安放,没有港湾。静静地想一想,远远地望一望,抬头一片天,低头见汪洋。抬头低头皆风景,把心拨敞亮,向阳,永远发光!

转身离窗,收到梦想。但愿未来的日子里: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。我若安好,便是你愿!

记忆深处

月落山村

李柏林

月光落在山村里,仿佛立马生了根,于是,整个村庄都生长出许许多多的月光。村庄是没有路灯的,但在夏日里,一轮明月,足以让整个村庄都笼罩在月光中,在山村里悠悠地发着光。

傍晚的时候,当太阳落了山,外婆便催促我赶紧吃饭,然后随她去村头乘凉。外婆说的村头是村里的一片空地,旁边长满了不知名的树,每到晚上,人们便会拎着板凳,摇着蒲扇聚集在此。

我赶紧吃了两口饭,反过来催促外婆,毕竟,我头一天晚上就和小伙伴们约好了。外婆也赶紧收拾行李,与我走出那巷子。

月光下的村头,像是一个舞台,灯光都已经打好了,只等演员各就各位。外婆坐在一群邻里中,他们聊着东家长西家短,一改白日里的客套。有人讲起自己在外求学的孩子,眼角是挡不住的

神气;有人说起自己的烦心事,叹息声仿佛要将月光淹没;而有些人不说话,只愿做最虔诚的听众。

我也赶紧加入了孩子们的战队,开始玩起了游戏。有月光在,路面上的石子都清晰可见,不至于磕磕绊绊。月亮倚在树枝上,敬业地为人打着光,风声轻拂过耳边,笑声荡漾在山村,村庄就这样热闹起来。

待到夜深,人们纷纷散场,大人喊着孩子的小名,然后拉起他们的小手,准备回家。我又与外婆走在这巷子里,月光照在每一块石板上,让回家的路都变得神圣起来。

回家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洗漱。我经常和外婆坐在院子里泡脚,看着月光浮在院子里的梨树上,然后又跳到房瓦上,最后跌进我的脚盆里。那个时间好像是月光的分界线,上半夜的喧嚣是属于人类的,但是下半夜的热闹却是属于自然的。

当人们睡去的时候,月光就把舞台交给了山村、池塘、稻田,花草……有些爱表现的选手又怎能放弃这出场的机会呢?夜间的花草仿佛化了妆闪亮登场,而夏虫也在卖力歌唱,但是人类和自然的悲欢又怎么能相通?又有谁会去做一朵花、一只蝉的观众?

我小时候调皮,最喜欢捉蜻蜓了,把抓来的蜻蜓剪掉翅膀,然后养在盆里,看着它们怎么飞也

飞不起来,觉得那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

可是一夜过后,便一只也找不到了。听外婆说,肯定是下半夜的时候,趁着我们熟睡逃跑了。想想那夜晚,我正做着美梦呢,可是一群蜻蜓却在准备一场逃亡,一定是月色给它们指了方向。它们也必定在一处我看不到的地方,养精蓄锐,终有一天,出现在天空中。

后来,村庄的人有的老去,有的离开,村头也不再有人上演着悲欢离合,仿佛一个村庄的故事,都找不到人来听了。

那样的夜晚,再也不用分上半夜和下半夜,全部都是自然的天下。花草可以在月光下尽情相爱,青蛙也可以从月亮升起的那一刻,一直唱到月亮睡去,蜻蜓也不怕被人剪了翅膀……

而我总会在外漂泊的时候,想起故乡的月光,我也幻想着像年少时的蜻蜓那般,在四下无人的夜里,顺着一缕月光的足迹逃回故乡。可我知道,人生又怎么能往回走呢?我与幼年的村庄早已走散在时光的洪流中。

如今的我也学会了做一朵花的观众,或是一只蝉的听众,以此来窥探我的童年。我想,那时的山村依旧被月色笼罩,仿佛害怕记忆蒙了尘,而我的那些故事,月光也一定会替我悉心收藏。

